



徐志摩全集

•補編•

4

日記·書信集

I
X

目 錄

(中文書信)

致伯父信三通	一
致梁啓超信四通	五
致雙親信七通	八
致張子堅信一通	七
致張幼儀信三通	六
致成仿吾信二通	三
致張友鸞信二通	二
致孫伏廬(伏園)信二通	四
致趙景深信四通	七
致胡適信十二通	三

致王統照信三通

致郭子雄信一通

致徐崇慶信一通

致林徽音信一通

致陸小曼信五通

致沈從文信一通

致周作人信五通

致李四光信一通

致李祁信三通

致鍾天心信一通
致家人信三通

致張任政信一通

致徐悲鴻信一通
致

致梁實秋信四通	111
致曹葆華信一通	112
致卞之琳信二通	113
致邢雲飛信一通	114
致趙家璧信一通	115
致傅斯年信一通	116
致錢芥塵信一通	117
致郁達夫信一通	118
致楊銓信一通	119
致凌叔華信七通	120
 (英文書信)	
致恩厚之(Mr.L.K.Elmhinst)信二十通	[K]
致魏雷(Mr.Arthur Waley)信一通	[16]

- 致羅素和羅素夫人(Mr. and Mrs. Russell) 附羅素按語一段 110
致泰戈爾(Mr. Rabindranath Tagore) 110
致傅來義(Mr. Roger Fry) 112
致安德魯(Mr. C. F. Andrew) 114

致伯父信三通

一（民國六年十月七日）

伯父大人尊前：

敬稟者姪兒到京以來起居粗適。北海三希堂約須四十餘元可以拓全，伯父如要可來信通知。有正局影印者亦精，姪兒以六五折購得一部計十元，與原拓絲毫不差，亦尚值得。又珂羅版中國名畫及名繪外集，並精美可喜，已買多種，惜定價過昂耳。此間菊花甚好，有一莖花開十餘色者，朵頭亦極肥大，以萬甡園所陳列者爲富麗，南方當無此大觀也。嚴復樊老近並鬻字，伯父要否？北方天氣早寒，已非重裘不溫矣！肅此敬請 金安。

姪兒 章垿頓首謹稟
十月七日

（原刊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五日『子曰叢刊』。此信寫作時間查台灣傳

致伯父信三通

記文學出版社編『徐志摩年譜』，徐志摩一九一八年八月赴美留學，其赴美時，更字爲志摩，以後即以字行，不復用譜名章垿。據此可大致推出此信寫於一九一七年，當時徐志摩由天津北洋大學預科畢業，改入北京大學法科。）

二（民國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）

大伯尊前：

林宗孟現在天津。林文忠的手迹，梁先生已經答應題跋。陳師曾（衡恪）畫家的死，美術界很深惋惜。他現在身後蕭條，只剩下一百多幅的畫，他的朋友想一起拿來出賣，湊起萬把塊錢的樣子作爲他家庭的善後。梁先生叫我寄一份目錄給你，盼望大伯也作成他一兩件，師曾的畫却是值得買的。目錄已經畫鉛圈的已經賣去，大伯要買那幾張，請寫信來告我。有便也可以問問閻聲和四老爺，我現在寄回他替我畫的一把扇子給你們看看。他的畫意與筆致，

我覺得他是最有胸襟的一個畫家。樊樊山的字只有出錢去買一法。大伯要什麼？中堂還是對子？請來函，以便照辦。專此敬頤。秋安。

姪兒志摩上 十一月二十一日

（原刊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五日『子曰叢刊』。據信中有『陳師曾身後蕭條』等語，可推出此信約寫於一九二三年，畫家陳師曾一九二三年去世。）

三（無日期）

伯父大人尊右：

在途致于先生兩片，諒盡收到。姪等二十一日自上海動身，即晚抵寧。渡江上津浦車，二十二日午刻過泰山，只見其背峯在雲間耳。三時到濟南，車站宏偉壯麗，蓋德人所經營也。十時半抵天津車站，津浦路止此。即晚住中國旅館。自河北以北，氣溫驟降，涼風甚厲。二

致伯父信三通

十三日乘八點十分早車晉京，十一時抵前門，即正陽門車站。搜檢頗不認真，站上有百里叔當差照應。現住金臺旅館，明日遷至蔣宅。有函寄錫拉胡同蔣宅可也。父親在滻累受感冒，腹瀉胃減，中途頗不舒服，現已稍好，擬請嶧之開方服藥調養也。局長託購鞋子地名忘却，祈問明寄下。姪身體無恙，請轉稟祖母大人勿念。惟此間空氣甚燥，姪體熱，不免唇焦等現象，住慣當亦無妨。專肅敬請秋安。

姪又申謹稟。祖母大人前請安

（原刊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五日『子曰叢刊』）

致梁啓超信四通

一（民國七年夏）片斷

夏間趨拜築範，眩震高明，未得一抒其愚昧。南歸適慈親沾恙，奉侍匝月，後復料量行事，僕僕無暇。首塗之日，奉握金誨，片語提撕，皆曠可發蒙，感抃乍會，至於流涕。具諗夫子愛人以德，不以不肖而棄之，抑又重增惶悚，慮下駟之不足以充御厥，而有愧於聖門弟子也。敢不竭蹠步之安祥，以冀千里之程哉！

（原刊陳從周著『徐志摩年譜』一九一八年條）

二(民國七年秋)片斷

生於八月中發滬，道出橫濱檀香山，閱二十一日，而抵金山，然後橫決大陸，歷經芝加哥、紐約諸城，今所止者，麥斯省之晤斯忒也。入克拉克大學習，生計國人於此不及百，學者十人而已，此間人士切心戰事，上下同憤，愛國熱忱，可為敬畏，其市則供給日匱，物價日昂，生活艱難，良未艾已。

(原刊陳從周著『徐志摩年譜』一九一八年條)

三(民國七年十一月)片斷

遂有今日，一掃雲霧，披露光明，消息(十一月十一日上午二時五十分)到美，舉國昌狂。

(原刊陳從周著『徐志摩年譜』一九一八年條)

四（民國十一年一月）片斷

……我之甘冒世之不韙，竭全力以鬥者，非特求免兇慘之苦痛，實求良心之安頓，求人格之確立，求靈魂之救度耳。人誰不求庸德？人誰不安現成？人誰不畏艱險？然且有突圍而出者，夫豈得已而然哉？……我將於茫茫人海中訪我唯一靈魂之伴侶；得之，我幸；不得，我命。如此而已。……嗟夫吾師！我嘗奮我靈魂之精髓，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，涵之以熱滿之心血，明照我深奧之靈府。而庸俗忌之嫉之，輒欲麻木其靈魂，搗碎其理想，殺滅其希望，污毀其純潔！我之不流入墮落，流入庸懦，流入卑污，其幾亦微矣！……

（原刊陳從周著『徐志摩年譜』一九三二年條。此復見於胡適悼志摩文
中。）

致雙親信七通

一（民國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）

父母親大人膝下：

兒自離紐約以來，過二月矣！除與家中通電一次外，未嘗得一紙消息。兒不見大人親筆恐有年矣。兒海外留學，隻影孤身，孺慕之私，不俟贅述。大人愛兒豈不思有以慰兒邪？上次崇慶弟來書，言已作一長書萬餘言，其中母親屬筆者甚多，不久即寄。兒聞信欣喜可知，然時閱四月，信猶未來。以近世交通之便，以家人愛情之切，而音信難通如此，亦可異也。從前鋤媳尙不時有短簡爲慰，比自發心游歐以來，竟亦不復作書。兒實可憐，大人知否？即今鋤媳出來事，雖蒙大人慨諾，猶不知何日能來？張奚若言猶在耳，以彼血性，奈何以風波生怯，况冬渡重洋，又極安便哉。如此信到家時，猶未有解決，望大人更以兒意小助奚若，兒切盼其

來，非徒爲兒媳計也。國內刀兵災癟，聞之傷心，吾浙亦聞有水患，不知今如何矣。歡兒樂否，轉瞬三足歲矣！（以後吾家小兒計年，務按陽曆算實年，譬如人問歡幾歲，答以兩歲半〔現在十一月〕舊辦法實在不通，改良爲是。）兒他日歸，歡兒不識父矣！卽乃父亦不知阿兒何若，雖見照片，不足憑也，最好盼鈞媳能將歡兒一日自朝至暮行爲說話，一起記下，寄我讀之則可知兒性氣智慧之梗概矣！外祖父今在吾家否？樂否？兒良欲慰老人而無如何，兒不久卽寄一相片與老人以慰之，望爲兒言願大人安樂。祖母大人不嘗望兒歸乎？今知兒又不歸，得毋不樂？然幸大人爲兒慰祖母曰兒旣跋涉海外，必不可功棄一簣，如學不成器，兒亦無顏見家長父老，兒愛祖母非言語可宣，兒願與老人共品清茶，兒願坐老人懷聽講長毛故事，兒願講外國故事逗老人大笑，老人必喜聽外國鬼子家庭社會情狀，種種天倫樂事，將來兒歸日當痛一暢敍，大人當知兒知識許有長進，兒爛漫天真依然無改，此亦兒獨具之德，而大人所當欣寵者也。兒近日亦□念蔣姑丈，兒看外國社會事物多，愈覺如蔣姑丈之靄然君子爲難能可貴，兒甚願以年來管見所及，與姑丈共商榷之。兒遷居事，恐已於上信中述及，總之兒現居寬靜自由，兒甚喜之。更有一事爲大人所樂聞者，卽兒自到倫敦以來，頓覺性靈益發開展，求學興味

益深，庶幾有成，其在此乎？兒尤喜與英國名士交接，得益倍蓰，真所謂學不完的聰明。兒過一年始覺一年之過法不妥，以前初到美國，回首從前教育如腐朽，到紐約後，回首第一年如虛度，今復悔去年之未算用，大概下半年又是一種進步之表現，要可喜也。倫敦天氣也不十分壞，就是物質方面不及美國遠甚，如兒住處尚是煤氣燈而非電燈，更無熱水管，燒煤而已，然兒安之。專此。願

大人萬福金安。

兒又申謹稟 十一月廿六日

書畫出來盼甚

(原刊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五日『子曰叢刊』。陳從周『徐志摩年譜』
一九二〇年條引用了此函內容。)

二(□□年八月一日)

愛媽膝下：

爸爸昨天來，帶來雪園潘園，皆甚好吃，尤以潘園多年未吃得，更覺有味，不知還有否？
爸爸說，媽前晚因老鼠鬧，不曾睡好，昨早上有些氣喘，不知已平復否？爲念。幼儀昨天見她
也病了多日，但我病得更乏，至今猶未開胃，吃食即反嘔，喉間隔住，難受之至。媽要吃水蜜
桃否？耑此，敬叩金安。

兒摩叩稟，八月一日

(原刊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五日『子曰叢刊』，又見『永安月刊』第一一
八期，一九四九年三月，陳從周輯。)

三(民國十六年五月十四日)

愛親膝下：

致雙親信七通

前天真好笑，頭二等不賣票，委屈上海客人都到陰惻惻的三等車去，老四最爲失望。幸而三等頗清，一羣人坐着唱唱談談，也就過了三個鐘頭。媽連着幾天辛苦，覺着怎樣？胃口仍能如舊否？那晚張醫生來了沒有？他大約是不知道，否則他一定來拜壽的。過幾天上海一對小姊妹袁漢雲美雲姊妹要到破石來唱三天戲，我叫他們到我們家玩，已寫一個信給李芬。媽看看他們好玩不，他們戲唱得很好，上海頗有名，綽號小妖怪，耑此，敬叩金安。

兒摩叩稟，五月十四日

（原刊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五日『子曰叢刊』，又見『永安月刊』第一期，一九四九年三月，陳從周輯。陳從周認爲此函約作於一九二七年。）

四(□□年九月二十六日)

我至愛爸媽膝下：